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二十一 所一

寒熱第七十

黃帝問于岐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於脉而不去者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瘻之本皆在於藏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於脉中而未內著於肌肉而外為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手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脉上下貫瞳子見一脉一歲死見一脉半一歲半死見二脉二歲死見二脉半二歲半死見三脉三歲而死見赤脉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黃帝問于伯高曰夫邪氣之客入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胃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

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脉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卧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為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盃日三稍益以知為度故其病新發者覆盃則卧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

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壘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腦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脉地有有人有衛氣地有草實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墓筋地有聚色人有腦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黃帝問于岐伯曰余願聞持針之數內針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脉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序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針道幸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

手太陰之脉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大淵留以澹外屈上於本節下內屈與陰諸絡會於魚際數脉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臑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心主之脉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間會上入於臂中內絡於心脉黃帝曰手少陰之脉獨無輸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脉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脉也故獨無輸焉黃帝曰少陰獨無輸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脉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脉行也故本輸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

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寫因表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黃帝曰持針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脉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脉之盛衰滑澀其脉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澀者

為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其熱以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小大滑澀寒溫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脉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痺黃帝曰持針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針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手執骨右手循之無與內果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針導氣邪得淫洩真氣得居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內而徐端之

適神不散邪氣得去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藏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肝有邪其氣流于兩腋脾有邪其氣留于兩髀腎有邪其氣留于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

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則傷筋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學也

泌切 痾 扞 苦羊 痾 拘

通天第七十二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畧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畧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手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

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官見人有榮乃反慍恚心疾而無思此少陰之人也

太陽之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

志發於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為事如常自用  
事雖敗而常無悔此太陽之人也

少陽之人謀諱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  
好為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

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為懼懼無為欣  
欣悅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專則謀謀

譚而不治是謂至治古之善用針艾者視人  
五態乃治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黃帝曰治

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  
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滯陰陽不和緩筋而厚

皮不之疾寫不能移之  
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

其陽明脉小而太陽脉大必審調之其血易  
脫其氣易散也

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  
而寫其陽陽重脫者易狂陰陽皆脫者暴死

不知人也  
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

氣外實陰而虛陽獨寫其絡脉則強氣脫而  
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脉調謹診  
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

寫之虛則補之不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  
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黃帝曰夫五態之

人者相與毋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  
別之少師答曰衆人之屬不如五態之人者

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  
之人尤不合於衆者也黃帝曰別五態之人

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黧然黑色念  
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脰然未倭此太陰之人

也  
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

險行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  
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脰此太陽

之人也  
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

兩肘則常出於背此少陽之人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顯顯然

愉愉然醜醜然豆豆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  
陽和平之人也

謹此致謝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二十

官能第七十三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二十一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九針於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爲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言岐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針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謀代有過知解結知補虛寫實上下氣門明通於四海審其所在寒熱淋瀝以輸異處審於調氣明於經隧左右肢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竊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犯而行之明於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審於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針刺道畢矣明於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五合於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瀉

知其所苦，隔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疎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於中者，從合寫之；針所不為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昏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於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緊，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蹠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針論畢矣。

○用針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靈，過歲之虛，故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乃言針意。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於窈冥，通於無窮，粗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邪氣之中人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若在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是故工之用針也，知氣之所在而

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寫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寫必用圓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逆之，遷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針之要，無忘其神，雷公問於黃帝曰：針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針，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吮病，爪苦手毒，為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

也

出入之合一本作把而行之一本作把竊其

一本作冥冥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脉獨調其

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為之奈何岐伯曰審

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

矣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卧起狀其頸脉

動時效按其手足上冑而不起者風水膚脹

也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佻安

卧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

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羸如枯魚之鱗者水

沫飲也尺膚熱甚脉蹇者病温也其脉盛

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脉小者泄少氣

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

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

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

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

肘後羸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

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

血脉者胃中有寒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

血尺堅大脉小甚少氣悅有加立死目赤色

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

色不可名者病在胃中診目痛赤脉從上下

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

陽病診寒熱赤脉上下至瞳子見一脉一歲

死見一脉半一歲半死見二脉二歲死見二

脉半二歲半死見三脉三歲死診齩齒痛按

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右熱在右右熱

在上上熱在上下下熱診血脉者多赤多熱多

青多痛多黑為久痺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

寒熱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痘

也安卧小便黃赤脉小而澀者不嗜食人病

其寸口之脉與人迎之脉小大等及其浮沉

等者病難已也女子手少陰脉動甚者姪手

嬰兒為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耳聞青脉起

者身痛大便赤辯穢泄脉小者手足寒難已

穢泄脉小手足温泄易已四時之變寒暑之

陰陽之變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痺熱春傷於風夏生後泄腸澼夏傷於暑秋生痰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也

官音炬然又許切亦齧音齒音齒音也人刺也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朦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脈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去陽病也發朦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徹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脈者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振者陽氣大逆上滿於胃中憤懣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鈞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於振埃黃帝曰善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效上氣窮壯胃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

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善哉黃帝曰刺節言發朦余不得其意夫發朦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妙乎哉聞也此刺之大約針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

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朦耳尚疾於發朦也黃帝曰善願卒聞之岐伯曰刺此者必於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輪也黃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針也黃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為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黃帝曰刺節善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畢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使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鉞石所取形不可匿帝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黃帝曰刺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



常處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熱相搏熱於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膝理閉寒則汗不出舌焦唇稿腊乾壅燥飲食不讓美惡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或之於其天府大行三痛又刺中膈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去其汗熱去汗稀疾於微衣黃帝曰善黃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覆顛倒無常甚於迷惑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寫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針若此疾於解惑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何謂五邪岐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痺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痺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

其方凡刺癰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脆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亡諸陰陽過癰者取之其輸寫之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刺其通針其邪肌肉親視之母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間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蓋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為開通辟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也黃帝曰官針奈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鈹針刺大者用鋒針刺小者用圓利針刺熱者用鏡針刺寒者用毫針也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為解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芴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膝理開血氣滅汗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緻膝理閉汗不出血氣強肉堅滿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

針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脉凝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即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脚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脉乃行然後視其病脉渾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用針之類在於調氣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帝之火調弗能取之用針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而下之六經調者謂之有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於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所謂解結也

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雙項與肩脾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上熱下寒視其虛脉而陷之於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

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寫之因其偃卧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脉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黃帝曰有一脉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癱或熱或寒或痒或痺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真氣岐伯曰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滕理其入深肉搏於骨則為骨痺搏於筋則為筋痺搏於脉中則為血閉不通則為癱痺搏於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為熱陰勝者則為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為痺留而不去則痺衛氣不行則為不仁虛邪徧容於身半其入深內居榮衛榮衛稍衰則

眞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偏枯其邪氣淺者脉偏痛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為膿內傷骨內傷骨為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於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為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為骨瘤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為骨疽有所結中於肉宗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為膿無熱則為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二十一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二十二同卷 所二  
衛氣行第七十六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尾為陰陽主晝陰主夜故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周於五歲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頰脉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故為一周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二周於身與十分身之

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  
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  
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日行六舍人  
氣行於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  
氣行於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

十四舍人氣二十五周於身有奇分與十分  
身之四陽盡於陰陰受氣矣其始入於陰常  
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  
于肝肝注於脾脾復注于腎為周是故夜行  
一舍人氣行於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

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於日陰陽一日  
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藏之二  
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  
盡故也黃帝曰衛氣之在於身也上下往來  
不以期候氣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

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  
旦為紀以夜盡為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  
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母已日  
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為紀而刺之謹候  
其特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

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  
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  
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於三陽必候其氣  
在於陽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在陰  
分而刺之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

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  
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  
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  
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  
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

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一刻  
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  
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  
分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  
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

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一刻人氣在太  
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  
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  
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此半日之度也  
從房至畢二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

廻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日  
常以日之加於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  
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與陰分常如是無已  
天與地同紀紛紛紛紛終而復始一日一夜  
水下百刻而盡矣

紛音已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合



八



實



邪



正



立秋二  
西庚  
西庚

秋分七  
西庚  
西庚

立冬六  
西庚  
西庚

夏至九  
上庚  
上庚

招搖中央  
上庚  
上庚

冬至一  
上庚  
上庚

立夏四  
東庚  
東庚

春分三  
東庚  
東庚

立春八  
東庚  
東庚

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  
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  
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  
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

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  
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  
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  
蠶之宮日冬至矣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  
叶蠶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

共二

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  
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  
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一在冬至之  
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  
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  
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  
占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病  
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  
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  
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  
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  
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  
謂也是故太一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  
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  
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

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含於脾外在於肌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含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含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脉脉絕則溢脉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含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筋其氣主為寒也風從東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含於大腸外在於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含於肝外在於筋紐其氣主為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含於胃外在於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為淋露寒熱犯其雨濕之地則為癘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為擊仆偏枯矣

九針論第七十八

黃帝曰余聞九針於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敢問九針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

九針者天地之大數也始於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針應九之數奈何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鐘數高以針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為之治針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為之治針必簡其身而圓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為之治針必大其身而圓其末令可以按脉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於經絡之中為癘病者也故為之治針必簡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寫熱出血而癘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為癘膿者也故為之治針必令其末如劍鋒可以取大膿六

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邪客於經絡而為暴痺者也故為之治針必令火如釐且圓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客於經而為痛痺舍於經絡者也故為之治針令夫如蚊

蚤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因之真邪俱往出針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為深痺也故為之治針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九者野也

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於身如風水之狀而溜不能過於機關大節者也其為之治針令小大如挺其鋒微圓以取大氣之不能過於關節者也黃帝曰針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一曰鏡針者取法於巾針去

末寸半卒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真針取法於絮針筒其身而卯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間氣三曰鏡針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脉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針取法於絮針筒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

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鉞針取法於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腫兩熱爭者也六曰圓利針取法於釐針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今可深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七曰毫針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

絡者也八曰長針取法於綦針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者也九曰大針取法於鋒針其鋒微圓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針形畢矣此九針大小長短法也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

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己卯左毛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膚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

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 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形 藥志苦病生於脉治之以灸刺形苦志藥病

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針石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喝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筋脉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形五藏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吞腎主欠六府氣騰為怒胃為氣逆噦大腸小腸為泄膀胱不約為遺溺下焦溢為水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五并精氣并肝則憂并心則喜并肺則悲并腎則恐并脾則畏是謂五精之氣并於藏也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五藏氣所惡也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五勞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五久勞所病也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五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以味發於氣陰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五邪

邪入於陽則為狂邪入於陰則為血痺邪入於陽轉則為癩疾邪入於陰轉則為瘡陽入於陰病靜陰出之於陽病喜怒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志也五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多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足陽明太陰為表裏少陽厥陰為表裏太陽少陰為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大陰為表裏少陽心主為表裏太陽少陰為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

筭音同同音同筭音同針音同五走音同五裁音同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二十二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卷之二十三

歲露論第七十九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於風府病循督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

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於

脊背也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

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

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

底二十二日入脊內注於伏衝之脉其行九

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至

其內搏於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

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稽積而作焉黃帝

曰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

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

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

舍節則其府也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

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休何也岐伯

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絡沉以內搏故衛

氣應乃作也帝曰善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

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

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

因得以入手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手

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

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

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

遲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閉然有卒病

者其故何也少師答曰帝弗知邪入手雖手

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

可得聞乎少師曰入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

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

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却煙垢者當是之時

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其月郭空則海水

東盛人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

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腠理薄煙垢落當是之

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黃帝曰

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師答曰三虛

者其况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

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

失時之和因為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